

國學小叢書

桐城文派論

梁 堃 著



著者 梁 堃
主編者 王 雲 五

國 學
小 叢 書

桐 城 文 派 論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桐城文派論

目錄

- | | | | |
|----|------------|----|-------------|
| 一 | 桐城文派之源流 | 二 | 桐城派與陽湖派之異 |
| 三 | 論桐城派興起之故 | 四 | 義法 |
| 五 | 品藻 | 六 | 論所以爲文者八 |
| 七 | 禁忌 | 八 | 論桐城派與宋學 |
| 九 | 論桐城派與漢學 | 十 | 桐城派古文與八股 |
| 十一 | 題材 | 十二 | 論桐城派古文家所好之書 |
| 十三 | 論桐城派古文家之工夫 | 十四 | 風格 |
| 十五 | 文弊 | 十六 | 桐城派衰歇之故 |



桐城文派論

一 桐城文派之源流

文體有二曰散文曰韻文而我國尙有介於散文韻文間之駢文爲世界各國所無然惟其體介於散文韻文間故其產生亦在散文韻文發展成熟後我國散文始於書經韻文始於詩經書中最古且可靠之作推盤庚在殷中葉詩中最古且可靠之作推豳風在殷末葉夫書本官書其文必雅時遷音變而語異文殊至東周則古之俗言已爲雅言古之雅言已爲無人能言之廢言其言既廢其代言之文亦廢今名之曰古文此乃與雅言相對之古文非與唐時文相對之古文也

東周爲我國學術變遷之一關鍵大抵平王前學術全在官府平王後學術漸轉私家平王前散文盡於書經平王後散文作者甚多皆用當時雅言與書之古文絕異顧與詩之語法相類此中消息不難知之

東周紀事散文辭之醇厚嚴正如國語雄逸變化如左傳峭厲廉悍如國策風格各異論理散文辭之醇厚嚴正如荀子雄逸變化如莊孟峭厲廉悍如商韓亦風格各異

秦以法治天下文章無述漢易秦轍學術復振其紀事散文醇厚嚴正出自國語者有漢書雄逸變化出自左傳者有史記而峭厲廉悍出自國策者獨無其論理散文醇厚嚴正出自荀子者有劉向匡衡董仲舒雄逸變化出自莊孟者有賈誼峭厲廉悍出自韓商者有鼂錯漢代散文可謂大觀

桐城文派論

新莽時尙模古。莽大誥既擬書。而莽大夫揚雄通小學。博羣籍。又專用故事。雜俳偶以擬騷賦。而與屈宋相如。諸人之文異采。書之古文。漢之方言。以擬經。而與鼂賈劉匡董諸人之文異。雄乃繼書經古文之絕緒。開八代駢儷之靡風者。自雄以降。散文日趨偶整。好用古字古事。遂成駢文。既而沈約昌言聲病。徐庾嗣風。駢文遂造極端。然駢文宜寫景言情。不宜論理紀事。與韻文同。而八代作者却盡出以駢體。因之論理紀事不明。而惟靡於辭藻也。

唐承八代餘習。以駢儷取士。其弊益張。韓愈奮然思革其體。乃取雄逸變化紀事文之左傳史記。與論理文之孟子莊子。而間取揚雄之古文。與辭賦以爲文。復於古名曰古文。與時文相對。然昌黎文體一紆折明暢。是出自東周兩漢之雅言者。柳宗元和李翱張籍李漢輩傳之。一頓奇奧澁。是出自書經揚雄之古文者。樊紹述和之。皇甫湜孫樵劉蛻輩傳之。

宋初承唐五代餘習。駢儷猶盛。古文未明。顧尙有傳韓氏學者。柳開穆修爲紆折明暢之體。宋祁劉幾爲崛奇奧澁之體。及歐陽修出。始排除駢儷。革斥奧澁。專沿紆折明暢一脈。着意虛字。得左史莊孟之神理。而造奇逸澹宕之格。於是文風大變。門下士曾鞏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繼其志。而所擅文體。所造風格各異。會長於序記。體參班劉。格最醇雅。近儒者之文。王長於誌傳。專擬韓公。格最廉悍。近法吏之文。三蘇之體相似。而東坡爲魁。長於策論。體參莊賈。格最暢達。近策士之文。曾王蘇三體者。以蘇氏爲最流行。士子有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喫菜羹語。蓋北宋自中葉後。以論策取士。蘇體便於士子也。金元文人猶多沿其體。而曾王二脈鬱而不明。南宋時僅朱子嗜曾文而已。

南宋旣文宗蘇氏。又學崇程朱。故末流文體破壞。或失之粗疏繁淺。二氏言心性語。夾帶文中。不以爲嫌。至於明代。厥弊未泯。前後七子思革之。倡文必秦漢說。體類取昌黎。辭法用秦漢。誓不讀宋以後書。以爲古文。實則不過沿昌黎。輾奇奧澁之格。而上溯秦漢耳。而句剽字擬。貌爲史漢諸子。遂致聲牙刺目。

與七子時相後先。而極力反抗之者。有王遵巖。唐荆川。歸震川。皆沿歐公所傳。紆折明暢一脈。而取曾氏之醇雅。王氏初學秦漢。繼主歐會。所重尤在曾。唐氏初學歐蘇。繼亦主歐會。終不脫蘇氣。歸氏始終尊奉歐會。所重尤在歐。更由歐上溯得史記文法。然王唐二氏。晚年遁入道學。歸氏勢孤。此流終伏而未明。蓋七子後公安竟陵。又皆宗蘇氏之暢達。無主曾氏之醇雅者。

清初錢謙益沿明季餘習。爲時所景仰。桐城方苞獨厭其穢惡。乃由歸氏上溯。辭如歐會。法究左史。其文氣靜重博厚。其格雅潔。始以義法倡。天下翕然宗之。弟子籍桐城寧化者最多。而以桐城劉大櫆。寧化雷鋹。吳江沈彤。天津王又樸爲最高。然雷氏偏於道學。其弟子有瑞金羅有高。寧化陰承方。陰之弟子有寧化伊秉綬。沈氏偏於經學。其弟子有青浦王昶。王又樸則偏於義法。獨劉氏辭如歐蘇。參以六代。法由八家。間以史左。其文氣敷麗變化。其格奇宕。始以品藻倡。雖與方氏異。實爲其正傳也。

劉氏教於歙縣最久。弟子籍歙縣桐城者最多。而以桐城姚鼐。王灼。歙縣吳定。程晉芳爲最高。吳氏偏於經學。有弟子歙縣鮑桂星。程氏偏於詩歌。有弟子湘鄉謝振定。王氏文雖甚精。然偏於音節。以文法授其友人陽湖張惠言。別爲陽湖派。獨姚氏學綜方劉。由曾王入歐史。其氣紆徐卓犖。其格雅潔。爲其正傳。選古文辭類纂。分別體類。以義法示後進。弟子滿海內。桐城派於是始大。

姚氏教於江寧最久。弟子籍桐城江寧者最多。而以上元梅曾亮、管同、桐城方東樹、姚瑩、劉開、婁縣姚椿、新城陳用光爲最高。然方東樹偏於道學，有弟子桐城方宗誠、戴鈞衡、蘇惇元、姚瑩偏於經濟，有弟子武進卜起元、合肥徐子苓、劉開偏於駢體，若陳用光、姚椿亦皆具體姬傳，而才力嫌弱。用光有弟子壽陽祁富椿，有弟子平湖顧廣譽、吳江沈曰言、陳壽熊曰富及壽熊有弟子吳江柳以蕃、秀水陶模。獨梅氏文精潔，管氏文廉雅，爲其正傳。梅氏由荆公入永叔，其文柔。管氏由荆公入昌黎，其文剛。管氏早死無傳者，梅氏講義法於京師及門之衆，逾於姬傳，而文法日精，文體日狹，有失儉淺者矣。

梅氏門下籍廣西江西湖南者多，其魁雋有馬平王拯、臨桂朱琦、龍啓瑞，皆廣西人。因於制藝，新城陳學受、陳東、南豐吳嘉賓皆江西人。困於道學，武陵楊彝珍、善化孫鼎臣皆湖南人。分力駢賦，金匱張岳駿、無錫秦細業皆江蘇人。囿於才淺，仁和邵懿辰、瑞安孫衣言皆浙江人。好談事功，諸人之文皆不相上下。無特出者，會洪楊變亂，諸人或死或逃，不能深究文業。獨湘鄉曾國藩、師倭文端而通道學，交劉傳瑩而通經學，友梅曾亮而得方姚之義法，以上溯荆公昌黎之峭厲，子固孟堅之醇雅，參以八代，廣以先秦，不棄子雲之古文，兼采海峯之文論，是真能貫通古今文，綜合漢宋學理而爲文章者也。其文格宏肆，崛興雄奇瑰瑋，不囿於有宋一代平生好攬人才，門下濟濟，古文之體於焉開廓，謂爲桐城派復興也可，謂爲古文體復興也可。惜曾氏半生束於軍政，其文所造之境未能如其所志之境也。

曾氏門下以武昌張裕釗、桐城吳汝綸、遵義黎庶昌、無錫薛福成爲最高。黎薛頻駐使外洋，好談經略，其文染公廩策論氣，張吳排之，鮮傳其學者。張吳久立教燕冀，提倡文風，大傳義法，及門達千人。張文精悍，力求

雄奇瑰瑋之境。吳文道肆。專模宏肆奧崛之境。皆采擷八代儷辭。排斥宋元人語。張氏功深。吳氏學富。而互爲砥礪。互爲通介。學者多兼事之。

張吳二氏弟子籍直隸者最多。張氏弟子以榮成孫葆田。南通張謇爲魁。孫文朴實有理。張文彬雅有法。吳氏弟子以冀州趙衡。南宮李剛已爲魁。趙文不違程序。李文宏壯適雅。然皆不若兼師二氏者。若武強賀濤。通州范當世。新城王樹枏。桐城馬其昶。姚永樸。姚永概。六人之功力純深。賀文生狷古練。范文澹宕古雅。王文醇正古厚。其學得於張吳二氏者爲深。馬文深婉質潔。永樸文馴雅精潔。永概文平暢通潔。其學得於其鄉先正姬傳正脈者爲深。顧六人之成就。又不若張吳二氏矣。

吳氏官冀州時。先後延賀濤。王樹枏。范當世。主講蓮池學院。傳授極盛。而能名家者絕寡。辛亥後。桐城吳闓生者。汝綸之子。曾師事賀范。及姚永概。遊學日本。欲繼父師之業。存古文正脈於幽微。以義法教讀。燕都其徒從多。不能終業而去。其終業者。有若秣陵吳兆璜。武強賀培新。所作尙存古雅餘風。至閩侯曾克端輩。則餽訂八代之辭。文非文。賦非賦。直走入魔道矣。又有杭縣鍾廣生者。曾師事王樹枏。其文樸厚淵懿。甚合義法。雖無弟子。尙不愧作家也。

陽湖派原出自桐城。亦名常州派。後人或謂應分派之。或謂不應分派之。實則分而派之固可。不分而派之亦可。若專就淵源論。固不得謂陽湖派非桐城派之別子。蓋姚鼐綜合方望溪劉海峯兩家之學。所傳可謂桐城正宗。而王灼及陽湖錢魯斯皆受學劉海峯。所傳誠海峯家法也。陽湖張惠言。惲敬友。王氏錢氏。而師其所得之海峯家法。以傳授友朋子弟。張文淵雅。惲文廉悍。惲氏弟子有謝士元。其流不大。張氏以文法授

其友陸繼輅其弟張琦其甥董士錫弟子陽湖楊紹文富陽周凱歙縣金式玉等陸繼輅與其侄耀通相切劘耀通有弟子陽湖董祐誠董士錫以文法授其友吳江吳育而陽湖李兆洛私淑姚鼐上交阮元又以文與董士錫吳育及宜興吳德旋相切劘其文取達意不任鍛鍊弟子甚多陽湖蔣彤武進湯成烈江陽夏燾如懷寧鄧傳密爲最高陽湖文派於是始大惜皆未能成家

姚鼐爲桐城正宗張惠言爲陽湖始祖宜興吳德旋兼事之初友惠言從之學文而得其法繼師鼐又得其法故其爲文主法所作清曲澹雅弟子有永福呂璜婺源程德賚鄞縣郭傳璞爲最高呂氏文醇厚道鍊晚歸鄉里倡導後進粵西古文學實璜開之璜之弟子平南彭昱堯唐啓華後至京師又從梅曾亮學惜享壽不永此派亦桐城別支也桐城嫡傳往往排斥之陽湖及此派洪楊亂後皆絕

二 桐城派與陽湖派之異

桐城陽湖二派一源特其作者之地域異資性異學術異其文隨之異其派亦隨之而異也桐城屬皖在大江之北地多山民性謹厚專於學而好保守陽湖屬蘇在大江之南地多水民性高宏富於才而好變化惜抱生於桐城若柯生於陽湖既各授生徒因之成派大氏陽湖作者多汎濫於百家二氏并醫卜曆算律地等雜術桐城作者只專攻六經三史并孟莊荀韓而已陽湖作者多研西漢今文家經說桐城作者多溺於兩宋程朱性理陽湖作者多兼精駢文辭賦小詞詩歌而甚重視駢文有藝術眼光桐城作者只專攻古文間兼詩歌而排斥駢文無藝術眼光陽湖首領張氏惲氏文之題材絕無壽序時文序桐城作者則不嫌頻

類爲之。陽湖作者爲文，由唐之昌黎以上入手，上溯下沿。桐城作者爲文，多由宋永叔以下，王曾歸方入手，而上溯。陽湖派文多博雅，桐城派文多簡雅。陽湖派不盡受義法之拘束，桐城派鮮不受義法之拘束者。陽湖作者對於時文漠然，桐城作者往往卽時文名家。陽湖派重海峯而輕望溪，桐城則崇望溪而貶海峯。二派之異，總述如此。

三 論桐城派興起之故

清初古文家商邱侯方域、寧都魏叔子、長洲汪堯峯、慈谿姜宸英、武進邵長衡，皆一時文宗。何以方苞獨崛，爾興起？有清一代，便皆籠罩於其所傳之桐城派下乎？曰：明末文體靡雜，此其反動也。蓋昌黎爲六朝之反動，永叔爲西崑之反動，七子爲蘇文之反動，公安竟陵爲七子之反動，幾社爲公安竟陵之反動，而方氏又爲公安竟陵幾社者流之反動，物極必反，理所當然。或病蕪蔓，或病堆垛，世人皆厭之。方氏一反而爲和雅醇潔，如昏夜燈光，人爭附之。曰：由時文習古，此體爲最便也。蓋方氏本以古文爲時文，其時文辭取歐曾義尊朱子，其古文亦爾所異者。古文格局疏散，體類多；時文格局排隘，體類一而已。其風格醇潔和雅，又同也。況乾隆元年，欽定四書文，卽方氏所選。乾隆爲標主，旨曰：清真雅正。世人矜奉，以爲楷式，不習時文則已，習時文必由方氏蹊逕。由方氏而解散其格局使之疏，縱筆其體類使之多，自易事耳。焉得不爲之曰：文網森嚴，不敢矜才氣，放議論，而爲古文，以此體爲便也。蓋康熙乾間，累興文字獄，如莊廷璣案、戴名世案、查嗣庭案、呂留良案、謝濟世案、胡中藻案，皆甚酷烈。文士不但不敢論政，卽爲記事論理之文，亦必藏才，斂氣吞舌。

依古辭簡之又簡意慎之又慎冀能不干網禁如是而爲文最易趨於方氏和雅醇潔之途矣曰方氏首提出義法便於學習也蓋歷代文家論文皆限於文章原理及流別無能提出具體之修辭方法學者只知仿效古人而未知如何仿效其學成甚遲方氏首先發明具體之修辭方法使學者有軌轍可循易於有成而以義法二字爲口號既鮮明又新穎趨訊而學之者是以衆也

四 義法

方望溪始精究左傳史記之義法以授生徒其生徒轉斬之義法遂成秘傳然望溪義法匪由獨創實與其兄方百川其友大興王或菴共同研究由歸有光圈點史記一書觸悟而得之百川早卒王氏有評點左氏傳方氏有左氏義法舉要王氏集中有與友人論史書方氏集中有書史漢五代諸篇後皆究義法者也原義法本自春秋而左氏司馬氏班氏書沿之所得有淺深獨史記爲最明後之精文者亦稍具焉宋蘇老泉作史論三篇始抉明春秋史記漢書之潛法隱義有本傳晦之他傳發之爲與善隱而彰於傳詳之於論贊復明之爲懲惡直而寬及賤夷狄簡而明防僭僞微而切四例明歸震川因之專抉史記義法清之王方二氏因之更深探左傳史記漢書下逮八家文之義法王氏卒後方氏舉義法二字爲口號繼是秘說義法者紛紛矣竊觀方氏義法蓋有分言合言二意分言則義謂實義謂宜義法謂修辭法非有實義則成虛文而非合宜義又入邪道故文必有義義卽易之言有物非有修辭法則條理茫然端緒雜淆故文必有法法卽易之言有序合言則義法卽正當之修辭法也然則實義云何人世之道理事績情緒景物皆謂實義然則

宜義云何。古聖賢之正理。及有關於古聖賢正理之事蹟情緒景物。皆謂宜義。必古聖賢之正理及有關於古聖賢正理之事蹟情緒景物。其文始可作。非古聖賢之正理及無關於古聖賢正理之事蹟情緒景物。雖合實義。亦不苟作也。然則修辭法云何。方氏所抉明之修辭法。非若近世修辭學之周密具足。不過開闔。詳略。虛實。順逆。斷續。包括貫穿。連類。對照。伏應。隱顯。追補。插帶等篇法章法。而於字法句法。尙未甚詳也。

五 品藻

方望溪論文標義法。然其所謂義。限於古聖義理。所謂法。限于篇法章法。劉海峰繼之。論文則古聖義理外。益以書卷經濟。爲文之實。篇法章法外。益以字法句法。爲文之法。故海峯不以望溪義法爲止。而另倡品藻之說。以補足之。謂文無品藻。便不成文。蓋品藻猶風格。如渾浩頓挫跌宕高大華奇疏遠簡瘦等皆是。而雄逸二品爲最貴。歐公逸而未雄。韓公雄而未逸。兼而過之者。惟太史公也。品藻有神上事。氣上事。體上事。色上事。聲上事。味上事。而以神氣聲三事居要。所謂神氣音節者。望溪所忽略。海峰乃最重之。音節卽文聲。究聲當求之字句。一句之成。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用。或以平聲。或以仄聲。同一仄字。或用上去。或獨用入。同一平。或用陰平。或用陽平。斟酌成文。庶音節調便而低昂往復。則雄逸疏遠等品藻現矣。色卽辭藻。究色亦當求之字句。字句雄則文色雄。字句逸則文色逸。字句疏則文色疏。字句遠則文色遠。推之其他其字句然。其色之品藻亦無不然也。究體當求之文類。體卽文之體類。海峯唐宋八家古文選始分文體爲八。曰議論。曰奏疏。曰書。曰序。曰碑誌。曰記。曰祭文。曰雜文。一類有一類相宜之品藻。其體類不同。其相宜之品藻

亦不同也。究味當求之文理。味者。理之餘。醞釀文之中。隱現文之外。精於文者。必能使之醞釀而隱現。故其理雄味自雄。理逸味自逸。理高味自高。理大味自大。其理異其味之品藻亦異矣。究神與氣又當求之音節。文者以神爲主。以氣爲輔。神乃氣之精。氣乃神之用。神託於氣。氣盛則神活。氣萎則神穢。氣隨神轉。神渾則氣灝。神遠則氣逸。然必泐字句。始見音節。泐音節。始見神氣也。字句高重。音節自高重。音節高重。神氣自高重。字句卑弱。音節自卑弱。音節卑弱。神氣自卑弱。神氣之本。仍係字句。蓋字句之反正長短。辭調之疾徐輕重。間文氣出焉。文氣之至精妙處。文神現焉。惟是音節限於實字。而神氣又恃諸虛詞。虛詞謂語助及咏嘆字。若用虛詞。則神氣易出。不用虛詞。則神氣潛隱。善用虛詞。則神氣畢現。不善用虛詞。神未現而氣反累。然音節涵氣之功大。傳神之功小。虛詞傳神之功大。而涵氣之功小。故文之虛詞過多。則氣枝蔓軟弱。又必戒也。

六 論所以爲文者八

姚姬傳綜方劉二家說。修整而發明之曰。所以爲文者八。神理氣味。文之精也。格律聲色。文之粗也。苟舍其粗。則精者胡以寓焉。蓋方氏倡義與法。劉氏蓋以神氣體色聲味。姚氏并合之。義不曰義。而曰理。法不曰法。而曰律。體不曰體。而曰格。以爲神理氣味格律聲色也。格律聲色。皆文之外相。神理氣味。皆文之內相。內相存諸實意。外象託於文辭。文辭之絕要者合格。其次合律。其次合聲。其次合色。實意之最貴者有神。其次有理。其次有氣。其次有味。又必外相先合。內相始顯。故以類次之也。姚氏於內相。對氣字頗有發明。於外相。對

格字頗有發明。自黃宗義縮齋文集序始。初爲文有陰氣陽氣之論。姬傳復魯絜非書承之。發明其旨。而爲陽氣剛。陰氣柔。惟聖人統而弗偏。歐曾則偏於陰柔之美之說。後人紛紛傳道不已。至曾文正公古文四象因而推之。陽有太陽少陽。陰有太陰少陰。四者氣勢爲太陽。趣味爲少陽。識度爲太陰。情韻爲少陰。而氣勢又分噴薄之勢。跌宕之勢。趣味又分詼諧之趣。閑適之趣。識度又分闊闊之度。含蓄之度。情韻又分沈雄之韻。悽惻之韻。八者曾公弟子張廉卿更擴充之。以二十字分配陰陽。卽神氣、勢、骨、机、理、意、識、脈、聲、皆屬於陽。味、韻、格、態、情、法、詞、界、色、皆屬於陰。若是而論文。却似通不通。似解不解。無異叨鬼歌藥性賦矣。自劉海峯唐宋八家文選分古文爲八類。姬傳古文詞類纂承之。詳貫古今官書私著之文體。而爲論辨。爲序跋。爲奏議。爲書說。爲贈序。爲詔令。爲傳狀。爲碑誌。爲雜記。爲箴銘。爲頌贊。爲哀祭。爲辭賦。十三類。文體之別愈明。曾文正公經史百家雜鈔因而推之。合爲十一類。總歸三門。一曰著述門。中有論著類。原論辨。解議說等體。屬之。有詞賦類。賦辭七頌贊。箴銘歌符命。設論等體。屬之。有序跋類。引序題跋。讀傳注箋疏。說解等體。屬之。二曰告語門。中有詔令類。誥詔諭令。教檄。聖書策命等體。屬之。有奏議類。書疏議奏表牋劄子封事彈章對策等體。屬之。有書牘類。書啓牘簡帖移刀筆等體。屬之。有哀祭類。祭帛哀誄祝願告祭招魂等體。屬之。三曰記載門。中有傳誌類。墓表行狀家傳事略年譜墓誌銘神道碑等體。屬之。有敘記類。平淮西碑之體。屬之。有典志類。趙公救菑記之體。屬之。有雜記類。記宮室記山水記器物記瑣事之體。屬之。後之論古文體類者。無能外是矣。姚曾二公論文。皆以充氣辨體爲最要。而曾公又以何體類最宜何辭氣分配論之。大抵陽剛者氣勢浩汗。陰柔者韻味深美。浩汗者噴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論著辭賦奏議哀祭傳誌敘記宜噴薄。序

跋詔令書牘典志雜記宜吞吐噴薄者得陽剛之美。吞吐者得陰柔之美。其一類中有微異者。如哀祭類之祭郊社祖宗者則宜吞吐。詔令類之檄文者則宜噴薄。書牘類之論事者則宜噴薄。此外各類皆可以意推之。究其所以然。恐未必也。

七 禁忌

桐城古文之風格主雅。雅者正也。正必不佻。不淺。不麗。不板。不雋。不巧。不俳。不邪。不碎。不便。不俗。不熟。不放。不異。而有合於古。故桐城古文嚴忌小說體。嫌佻也。忌語錄語。嫌淺也。忌六朝體。嫌麗也。忌漢賦語。嫌板也。忌詩詞語。嫌雋也。忌南北史語。嫌巧也。忌翰林體。嫌俳也。忌二氏語。嫌邪也。忌注疏體。嫌碎也。忌尺牘氣。嫌便也。忌時文體。嫌俗也。忌公文語。嫌熟也。忌策論氣。嫌放也。忌新名詞。嫌異也。凡此諸忌。桐城派作家皆言之甚詳。亦消極之修辭也。

八 論桐城派與宋學

宋學範圍大氏有三。其究於理爲談心說性。居敬主靜。格物致知。其解於經爲集傳集注。取舍前賢。會心由己。其崇於事爲忠臣孝子。節婦貞女。篤守倫常。歷元明至清。其學已成。殘山賸水。無一人足爲大家。無一人能究新義上焉者。不過於程朱陸王窠臼中翻觔斗。或專主一家。或融通二派。叨其所究之理。信其所解之經。奉其所崇之事。下焉者。其道理未嘗盡究。其經解未嘗盡通。惟誦程朱傳注。而持身正直。爲一好好先生。

提倡風教而已。然自明永樂詔經義廢古注疏，用四書五經大全，以程朱爲正學。至清乾隆，又詔遵奉御纂四經欽定三禮，皆守宋儒之義者也。學者童幼諷習，白首不忘。於是好好先生偏天下矣。桐城派古文家悉是所謂好好先生，故其提倡風教，遵守程朱，排擊漢學家，不遺餘力。而其所謂宋學，亦止倫常風教程朱傳注耳。苟有詆程朱者，必獲陰禍。嗣息不立，方苞固曾爲其友人李剛主說之如此。迷信程朱，可謂至極。安有資格與論真宋學？雖然，姚姬傳固嘗言學問之事有三義：理、詞章、考據。而義理爲之主，其徒述之，則桐城派之依傍宋學如何，又可知矣。

九 論桐城派與漢學

方劉當康熙之世，漢學未大盛，與古文家尙無牴牾。及夫乾隆，姚氏與漢學大師戴氏錢氏同時出，漢學勢力籠蓋全學術界，傳授既廣，流弊難免。而桐城古文學之勢力與傳授亞之，與之爭雄壇坫。於是古文家排漢學破碎，漢學家詆古文家浮枵。古文家嘗譏漢學家之古文不諳義法，漢學家譏古文家之古文巧架虛聲。兩家交相水火矣。而古文家既不廢漢學，漢學家亦不廢古文。古文家有所謂之漢學，漢學家有所謂之古文。雖然，漢學家所謂之古文，錢潛研與友人書中可覘其略。若古文家所謂之漢學，究何物耶？夫漢學之最主要部分，曰考證，曰小學。漢學之考證，於古籍一字之差，必繁徵博引，累數十證例而不能休。一事之異，必旁搜廣稽，至萬千百言以爲確覈。是古文家所痛詬者，姬傳高足陳用光復賓之書曰：吾師之所謂考證，豈世之所謂考證乎？用光嘗因吾師之說，而推以合乎宋儒格物致知之學。吾師嘗語用光云：太史公周

本紀贊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此史公之考證也。其氣何其高古。何嘗如今人繁稱博引。刺刺不休。令人望而生厭乎。史公此等境詣。吾師文中。時時有之。可笑哉。桐城派之所謂考證。以宋儒格物致知爲考證。以考而不證爲考證也。漢學之小學。必於字形之古今。義之本段。音之元變。與夫造字之理。皆通原到委。條分縷析。切究而深論之。又是古文家所痛詬者。曾文正公覆鄧寅階書曰。文選縱不能全讀。亦以多讀爲妙。蓋京都田獵。江海諸賦。雖難於成誦。而造字形聲訓詁之學。卽亦不待他求。可笑哉。桐城派之所謂小學。不過昌黎之略識字工夫耳。而桐城派古文家反對漢學最烈者。首推方東樹。至著漢學商兌一書。舉漢學家之說。一一駁之。蓋承其師之意也。

十 桐城派古文與八股

清以八股取士。士髫齡卽攻之。冀獲一第。而國家定額有限。考官嗜好又因人異。士成名往往須三十後。甚至青衿白首。其少年精力消磨於八股殆盡。清代古文之不能上並唐宋者。八股厄之也。或已成名。始得解散八股體格。徇桐城義法之捷徑。專爲古文。此其下焉者。或試不第。憤棄八股。冀並古文家。垂不朽名。於是究桐城義法作古文。及已名家。復以古文法爲八股。此其中焉者。或幼卽篤嗜古文。屏絕八股。迨文精法熟。克自介立。遂束古文法爲八股。此其上焉者。古文作家與八股關係如此。雖然。古文與八股。有同有異。論義說理。同守程朱。造句構辭。同規曾王。布局程序。同符文法。此其同也。古文論理說義。遵程朱。亦閒用雜學。八股不得稍違程朱。則古文較八股爲泛。古文造句構辭。規王曾。亦得上下今古。八股惟雅正清通。不可別加。

辭藻。則古文較八股爲放。古文命意貴含蓄。八股貴豁朗。則古文較八股爲深厚。古文字數隨意。八股限以七百。則古文較八股爲自由。古文體類十有三。八股只一。則古文較八股爲多。古文格局謹嚴。八股拘定。則古文較八股爲疏。古文內容兼備天地間事理情景。八股範於經義。則古文較八股爲廣。此其異也。又古文淵源古遠。八股乃注疏之流。猶古文論說中釋經訓之一體。古文自我作文。八股代聖立言。古文貴單行。忌八股之排比。八股貴排比。忌古文之單行。二者純然異事也。

桐城義法。倡自方氏。方氏幼卽棄八股。專古文。由紀事體之左傳史記二書。究其義法。昭告後進。然爲餬口謀館計。乃不得不以其所得之古文本爲八股。非始爲八股後以其法爲古文也。乃有詆譏桐城古文卽八股文。義法卽八股法者。其於古文淺於八股味。而信口亂道。可笑之極。夫詩文詞曲賦駢八股。法本相通。古文言之頻頻。桐城派所言義法。非桐城一派之私法。實卽修辭之通法。古人或不知而未嘗離。或知之而未嘗言。是法也。不特用之古文。又用之八股。又用之詩歌。惟或不善用而拘泥之。則方姚者流。不任其咎也。試取西人修辭學與桐城義法對觀。可知桐城義法。乃不完密之修辭學。非荒謬不通斷應棄置者。吾人正宜整理之。修正之。觸發之。俾完成中國修辭學。奈何以其法可通用於詩文詞曲賦駢八股。便醜詆之棄置之耶。

十一 題材

桐城派古文家立場於宋學。以闡明聖道。提倡風教爲己責。而其文之題材。以論辨體、傳誌體、書說體、序言

體。雜記體爲主。論辨體中有關佛老者。有關漢學者。有關陸王者。有釋經訓者。有論藝文者。有論事者。有論人者。傳誌體中有忠臣者。有孝子者。有烈女者。有節婦者。有奇人者。有名人者。有親戚者。有師友者。其書說體中。可云無應酬之箋啓。干謁之書說。而盡屬如論辨題材者。其序言體中。有諷厲人之贈序者。有祝頌人之壽序者。有評述書之書序者。而書序內有有序古書者。有序詩古文者。有序時文者。其雜記體中有學記者。有遊記者。有事記者。顧論辨體中。又以論古人釋經訓論藝文三者爲多。傳誌體中以忠孝節烈四者爲其所亟力顯揚。序言體中以壽序時文序爲其不願爲而反多爲之者。雜記體中學記爲其所着意爲者。然今日就其題材。而論其品價。誌傳體中紀忠臣名人奇人師友者。可爲歷史材料。序言體中之序古書者。可有助於辨僞工作。其序詩古文者。并論辨體中之論藝文者。可有助於作中國文學史文學概論及修辭學者之采輯。桐城文學價值止此。而所謂闡明聖道提倡風教之作。反不與也。至於桐城之末。若吳閩生鍾廣生諸集中。則壽序墓誌銘二體居多。其爲品價。更可知矣。

十二 論桐城派古文家所好之書

古文家遠祖韓昌黎。首言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而其所好觀者。諸經外。不過左史莊騷揚馬文而已。蓋懼讀他書。則能累其文。雜而不古也。袁子才荅友人論文書。發明其理最當。昌黎以下。柳李歐蘇輩。俱法其說。不敢出兩漢下。至明茅坤之流。乃增以八家文。桐城派始祖方苞。出其所好之書。爲三傳語策史漢三國五代管荀莊騷八家文。然其得力。尤在左史。姚鼐蓋因之。又好資治通鑑。管同繼鼐。而特好公羊國策賈子。

史記、梅曾亮繼鼎而先攻史漢先秦諸子。劉開繼鼎而好左國、公穀、莊、騷、荀、揚、老、列、管、孫、韓、非、呂氏、淮南、靈樞、素問、山海經、洪範傳、史、漢、八家文、孟塗文、參海峯法。故其汎濫如此。然亦不敢讀六代書也。曾文正所最好者史、漢、莊子、韓文、文選、說文、通鑑、七種。則蓋以六代之文選、漢學之說文、資治之通鑑。大與衆不侔。吳汝綸繼之。又益以古文辭類纂、十八家詩鈔爲九種。張裕釗獨篤嗜左莊子者。退之介甫之文。卽各家所好之書。可推知各家文所造之境地也。

十三 論桐城派古文家之工夫

桐城派古文家之工夫有三。曰根本工夫。曰求法工夫。曰作文工夫。根本工夫。專攻是已。古文家雅不欲兼爲詩詞駢賦及其他雜學。蓋精者不兩能。才氣雖高。多事雜學。則終皆無所成就。才氣雖短。鏗而不舍。則古文定可名家。夫詩詞駢賦其難也。若古文不盡全力爲之。必不能工。盡全力爲之。則古文亦不能工。故姜張不能兼歐曾。歐曾不能兼李杜。李杜不能兼徐庾。徐庾不能兼揚馬也。方望溪承其父仲舒氏之庭訓。信其友查慎行之勸語。終身不攻詩。每告後學以爲戒。勿徒奪日力也。劉海峯才氣高奇。仕不得志。獨喜爲詩。然未嘗兼爲詞駢等也。姚惜抱初兼攻詩詞駢賦。及聆其友王西莊之言。悟師祖方望溪不攻詩之故。乃一切屏去。不爲而專攻古文。亦每告後學以爲戒。勿徒奪日力也。惜抱弟子陳碩士作銀藤花館詞序。嚴申其禁。再傳弟子沈曰富題柳子屏詞稿。重申其訓。桐城派古文家鮮不遵從專攻之說者。與雜流古文家之詩詞。蓋賦無不能異矣。求法工夫。謂求作文方法之工夫也。是工夫又有二。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一也。桐城古文

家每述太史公此語。以爲傳授口訣。所謂深思。是精究其文之大義。不深思則不能得大義。法隨義生。因大義又可精究其文之妙法。不知其意焉。知其法。此方望溪用純理智所得義法之學也。望溪後王介山。方植之。姚石甫。吳汝綸。薛福成者流。蓋於此深思求法之功爲多。熟讀求聲。因聲求氣。二也。熟讀爲文。乃桐城古文家秘訣。不肯輕以告人者。論文偶記曰。行文多寡短長抑揚高下。無一定之律。有一定之妙。可意會而不可言傳。學者求神氣而得之於音節。求音節而得之於字句。則思過半矣。其要讀古人文時。便設此身代古人說話。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爛熟後我之神氣。卽古人神氣。古人之音節。都在我喉吻間。合我喉吻。便是古人神氣音節。久之自然鏗鏘發金石。此劉海峯以純直覺所得神韻之學也。海峯後姚惜抱。梅伯言。曾文正。張廉卿。賀松坡者流。蓋於此熟讀求法之功爲多。作文工夫。謂作文時所用之工夫也。是工夫亦有二。而行文之法。不與慎審着筆一也。桐城古文。其意思紆折。情味澹逸。看似從心道出者。不知其皆亟才盡力。嘔心血始成。其筆法清醒。詞句明當。看似隨手揮成者。不知其皆慎之又慎。幾費琢磨。纔行落墨。一題到手。必其情境自生。而後始構思。構思或至數日。成文或待數月。雖人所求請。理宜速成。然亦不輕易爲之。蓋不苟作。費經營。是方氏家法。桐城作者無不墨守之。改削不已。二也。審慎落墨。是稿未成。前工夫。改削不已。是稿已成。後工夫。稿雖已成。猶不輕易出手。必痛事刪塗。自家刪塗。猶以爲未足。又郵致師友。乞事刪塗。不稍惜。直至無病始止。出手後。雜流文人。千譏百笑。亦不稍顧意及之。若望溪之於南山。姬傳之於澹泉。伯言之於異之。摯甫之於廉卿。諸作家。雖所作爲其刪塗淨盡。而不一愠者也。雜流文人。安能及之。

十四 風格

桐城派文之風格。須分期論之。自方氏至梅曾亮之徒爲第一期。自曾公至吳闔生之徒爲第二期。大氏第一期風格。非醇雅。卽雋逸。或眇遠。偏於陰柔之美。得於曾氏歐公劉向史記者爲多。其命意尙含蓄而斥盡露。其布局尙謹嚴而斥粗疏。其用字尙明雅而斥俗近。其造句尙簡潔而斥繁冗。第二期風格。非高厚。卽雄肆。或勁健。偏于陽剛之美。得於王氏韓公楊雄班書者爲多。其命意尙噴薄而少含蓄。其布局尙宏闊而少謹嚴。其用字尙確切而欠明雅。其造句尙古雅而欠簡潔。至於鏗鏘可誦。蓋自劉海峯至吳闔生無不然也。

十五 文弊

桐城文弊。亦須分二期論之。自方氏至梅伯言之徒爲第一期。自曾氏至吳闔生之徒爲第二期。第一期文弊多。第二期文弊寡。第一期文弊。曰空洞。彼時古文家皆無大根抵。求其博通古今。精究物理。概屬未能。則論事說故。焉得深洽。況方姚家法。論辨第舉大旨。不求於作。而論辨文嫌空洞。紀述只取大節。刊落枝次。而紀述文嫌空洞。不善學者。遂不免內容愈爲空洞。曰沿襲。夫學文必以模古入手。不善變化。易成沿襲。望溪以左史義法倡而結體近王曾。其氣息究不能越八家範圍外。在望溪已是沿襲。後六由望溪上推八家。擬其間架。模其辭格。一篇既成。必人評云。似韓。似歐。似曾。似王。似歸。似方。始悅。更是沿襲。不善學者。乃至亦步亦趨。若章學誠所譏。撰志之名士。愈嫌格辭沿襲。曰拘囚。方姚爲文。力求嚴潔。不肯作長篇大句。浩汗洋洋。

之文。後人承之。愈趨拘囚。不敢橫肆。上萬言書。痛陳利弊者無也。紀名臣豪傑神景逼現者無也。能把握大題目侃侃而談者又無也。桐城派集中。皆中篇短篇。平事平理。其篇幅氣魄。俱嫌拘囚。曰柔弱。方姚爲文。屏柳蘇之奇雄。得歐曾之雅澹。有神有味。尙耐人尋思。效之者。若才短學薄。不能得雅澹。流而爲杭世駿所謂遊之者。弱其氣息。嫌柔弱矣。曰狹隘。文之風格已多豪放。雄渾藻麗。奇怪。輻輳。剽悍。亦各可存。安容放斥。而方姚惟取嚴雅澹潔以爲準。其徒又各得其一。嚴一雅一澹一潔。以爲擅。文境愈嫌狹隘。曰累瑣。夫文本叙一人。忽稱名。忽舉字。忽呼號。忽而截其名之一字。忽而截其字之一字。忽而截其號之一字。忽曰某公。忽曰某君。忽曰某子。稱謂不一。使人茫亂。是文之大弊也。雖左傳韓之戰。有呂飴甥瑕。呂飴甥陰。飴甥。呂甥。子金之先例。究屬古人無意爲文。未諳修辭處。不當援效。桐城文家。往往因調諧音節。而一文之中。一人稱謂。參互錯用。若劉大櫟文。自稱大櫟。櫟劉櫟。陳學受文。自稱學受。受陳受。豈不謬乎。而所作他人文。或舉其名。或書其字。或稱公。或稱子。豈不愈謬乎。是嫌於累瑣之一例也。至於第二期文弊。曰字古僻。蓋姚氏始倡合義理考證以爲辭章說。然力未能行。曾氏乃真能合宋學漢學古文三事爲一。其文用字確切。造句古雅。多取材說文漢賦班書諸子。張吳二氏承之。吳氏并訓人爲文。勿作宋元語。至賀氏范氏之流。間傷古僻。有聱牙刺目之病矣。曰語靡麗。蓋曾公始取昭明文選與駢體文抄而熟讀之。恣李兆洛寓駢於散說。爲文力求宏博瑰瑋。然曾氏實未到此境地。張氏吳氏承之。吳氏并評點百三名家集。不善學者。遂望聲吠影。夾雜八代華藻無用之筆法。有如曾克端之流者矣。曰辭泛雜。蓋曾公鑒方劉姚梅拘囚狹隘。始救以宏廓噴薄。誠爲得之。張吳二氏承其教。張文堪稱淵雅。吳文則意務雄奇。而辭存枝葉。效之者。汎雜無用之辭。彌增多矣。若

夫不能說深奧微妙之理，達精隱屑祕之情，則古文之通弊，又不得獨責桐城一派也。

十六 桐城派衰歇之故

或言桐城古文衰歇之故，曰古文護符之儒學，已不足維係人心。曰清季無大天才作家。曰末流腐淺，僅能墨守成規，曰言文趨一致，白話文學興起，竊謂所論第一條，雖是而未搔着癢處。第二條非是，若吳摯甫、張廉卿、賀松濤等，不得謂非大天才作家。第三條亦非，吳、張、賀等，正能深折變化，安得謂腐淺墨守。第四條更非，試問古文衰歇後，言文始趨一致乎？抑言文趨一致，古文始衰歇乎？故可概曰非是。然則若何而可一言以蔽之？西洋文化輸入，中國文化衰退，此誠桐城派古文消滅之故矣。析言之，則廢科舉立學校一也。我國歷代以文治國，不論軍事政治法律財賦教育諸人才，悉取自文章之士，故人爭研究文章，而清人研究文章，自不得不附桐城派。桐城派以盛，及光緒庚子，停科舉立學校，其後凡軍政法財教諸人才，漸皆取自專科，不必工文。專攻文章者漸寡，古文辭之道漸衰矣。舊器物棄置，新器物繁增二也。雅片戰後，海禁大開，西洋器物如潮湧入，新奇皆中國所未有。若時計、火柴、輪船、鐵路、鋼筆、毛呢、電報諸般日常生活用品，以之叙入古文，則失雅潔而格不古。有時又必不能避免，則古文文體敗矣。舊學術衰歇，新學術流行三也。清代文人儒學而外，雖道氏釋氏，猶在排斥。自同治丁丑始，派生徒留學英法以來，各攜其所學以歸，於是聲光電化政經法哲藝術論理等，逐漸傳播，皆原為我國所無，以此學而為古文，亦不可得。若桐城古文之簡雅矣，翻譯大盛四也。自嚴復以桐城古文譯天演論原富等書，甚難流行，就譯書之意旨而言，已為失敗。其後之

譯書者。無不力求保持原意。力求辭語易解。夫求保持原意。則往往存其原文語法。或造作新名詞。求辭語易解。則往往參以近俗之言。於是國文中融有和文名辭。西文語法。新造名詞。而文不古。參以近俗之言。而文不古。古文文體。遂壞而不復矣。新聞雜誌流行五也。清初文禁甚嚴。桐城文派應時以生。清末解禁。王韜梁起超之流。先後主辦新聞。以介紹西學論議政俗。夫新聞撰稿時。必求其速就。則不遑修飾。刊出後必求其流行。則使詞易解。又議政論俗。輝皇煽惑。古今中外之情勢境況。皆湧現其筆端。良非桐城古文家之所能。能之又非桐城古文家矣。此真桐城古文派衰歇之故也。

附
錄

27 MAR 1941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初版

平

（84400.2）

國學叢書 桐城文派論 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壹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梁 堃

長沙南正路

主編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各埠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本書校對者曹漢傑）

